

·“我与科学基金”征文选登·

## “寒门”多贤士

罗云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北京 100085)

丁肇中教授是国际著名的华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人类科学发展的历程中,他为华人争得了应有的荣誉。尽管从未谋面,但丁教授在媒体中的诸多场面还是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是我很敬重的人之一。

2001年一个夏日的中午,我照例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楼的地下餐厅进餐,无意中瞥见对面桌上与陈佳洱主任一起吃饭的人很像丁肇中教授,经打听得到确认。

能这么近距离地看到自己尊敬的人,我颇感荣幸,自然就多投了目光过去。平日我一直是个吃饭较为专注的人,很少目光巡游。注意之下,突然觉得餐厅是如此的拥挤,为以这样的条件招待自己尊敬的科学家而窘迫。然而仔细一想,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领导和受人们尊敬的客人都是和大家一起,在这个拥挤的地下餐厅吃着自助餐,“官”“民”不分、平等相处。这样想着,就有些感动起来。这种感动一直留在自己的脑海中,视为基金文化的一部分。

自然科学基金委是1986年正式成立的,先后租用过中央音乐学院和位于花园北路的解放军防化研究所两处地方办公。我于2000年4月到地球科学部兼职工作时,就是在花园北路靠西的那个小楼上班。

那个初夏,位于5层的大气科学处小小的办公室真是酷热难当。工作不熟悉,加上是年4、5月份北方连续的强沙尘暴事件要有科学上的及时响应措施等,工作繁忙,需要加班,我连续3次中暑。

我的博士后导师前后担任过4届大气学科评审组的专家,是一位对人对己要求甚严、平日赞誉之词较少的科学家,然而每次谈及自然科学基金委、基金项目 and 基金委的工作人员,都会明确表达出少有的肯定态度,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因此印象,加上机缘巧合,我才选择到自然科学基金

委工作。不曾想这里的办公条件还不如我十几年前在兰州工作时的条件好,更难以想像我的前辈林海老师和陆则慰老师那许多让大气科学界称道的事是在这么个办公室里干出的,心里不免有些为他们、为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人抱屈。

说也奇怪,1次、2次中暑后抱屈之心反倒少了。一个中原因,是我发现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人一门心思都扑在干不完的工作上,对工作条件等其他事情也就不那么苛求了。因此对他们多了一些理解和尊敬。等到自己第3次中暑后,便对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人尊敬之心更盛而抱屈之心渐无。

到现在,见到那些“老基金”,我都会格外尊敬。原因很简单: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他们竟然能为科学基金赢得那么好的声誉。重珠轻椽,引为这里的精神来勉励自己。

大抵是2000年7月下旬的第一天,我们终于搬进了自然科学基金委自己的评审业务楼。

新楼有空调,室内桌椅明亮,餐厅整洁,饭菜可口。考虑到在退休之前,自己生命中最长的一段时间要在这新的办公室度过,我很是兴奋。

兴奋期里,也遇到一些麻烦。首先,难以给那些要来自自然科学基金委新址的专家清晰地描述出我们的位置。说“双清路”,大部分司机师傅不清楚,只好就说“前八家”,说林业大学西墙边,说有高压线、大铁塔的院子等。说者极尽其详,听者一头雾水,几乎没有哪个专家能一次找对。就是到现在,我还是没找到能最直截了当说清楚基金委地址的描述方式。好在随着时日见长和市政建设,双清路逐渐为较多人所知。

其次,就是对自然科学基金委大楼的评价问题。就我的接触,国内专家大多表现出与其想像有较大差距的态度。反倒是许多国外专家的看法刚好相反,评价不错。我一直觉得对国外的建筑,国内意见

本文于2005年11月9日收到。

大抵还是有共识的。一次专门问一个来访的挪威 40 岁上下的大气科学家的看法,言道:自然科学基金委位置远离市中心,办公楼小巧而不起眼,再饰以红墙,折射出这个部门在中国各部门中比较科学、民主、开放的形象。茅塞顿开!庆幸的是,在国内个别专家处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即进入自然科学基金委后,觉得心情不紧张,大楼本身显得很休闲,不像有些部门,高大、方正的办公大楼总给人以威严、肃穆感和心里上的压力。

就此,我有时会猜想,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位置连同其朴实亲和的外在形象,也许是整个基金管理理念的一个具体反映。如果是这样,这种管理理念一定会通过其他各种具体的管理举措深入到每个工作人员的观念中,逐渐成为自然科学基金委人的内在精神的一部分。到底是什么,我还说不太清楚,需要加以时日认真体会。但即便不是这样,自然科学基金委朴实无华的外在形象可能也会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人说,“基金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基金”+“会议”。的确,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会议很多,与立项有关的,就有面上、重点、重大、科学计划、重大国际合作、杰出青年(海外青年)等各种项目评审会;与项目管理有关的,就有重点项目年度交流会议、杰出青年年度交流会议等、重点项目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会议、重大项目年度会议和结题会议等;与日常工作有关的,包括全委和科学部工作会议等。而与学科发展有关的各种学术交流会议、战略研讨会议则更多,再加上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等等,一年算下来,光开会所用的时间就不少。

这些会议对我们来讲无疑都很重要。而据说,在大部分科学家眼里,自然科学基金委诸多会议中,最重要的可能还是项目评审会。

2000 年第一次参加地球科学部面上项目评审会时,是我正式调入自然科学基金委后的不几天。紧跟师傅,练好把式,不愁吃喝。因此,在会上特别注意学习我的前任陆则慰老师的一言一行,看看该如何组织、如何开会、如何讲话等。而让我吃惊的是,除开始认真介绍了当年申请、评议情况和相关精神外,整个会议期间,“老师傅”说话很少,基本都是记录专家们对每个项目的讨论意见,再就是对一些专家不明确的客观情况做简短说明。在由专家担任的评审组长的组织下,会议认真、民主、有序,专家们畅所欲言。以价值评议为核心的几天讨论后,最终投票遴选出是年的资助项目。

通过观测我发现,学科工作人员在评审会上基本是后台就坐、认真服务,不以任何方式干扰专家的评审。几个月来学习的关于基金项目“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 16 字评审原则,逐渐在脑海中变得具体、明了起来。

我以为这是基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需要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深入体会、反刍、理解,并付诸于今后工作实践的重要部分。

有人说,对于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工作人员,在不知道具体职务的情况下,称呼“主任”肯定没错。想想,觉得也对;再仔细想想,似乎又不大对,至少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内部是不对的。在我的印象中,委里同志间似乎以“老师”相称的更多,更普遍,也更为通用。

按理讲,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定位本质上是管理机构,而非学术机构,但单从称呼看,似乎又少了一些管理机构的味道,而更像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

这种称呼,也许就是一个习惯,什么也不说明;也许说明这个部门学术性的确还是很强;也许说明这个部门的人,在骨子里是重“师”尊“贤”的。更可能的解释也许是,在自然科学基金委人的心目中,自己周围的人更像是老师,是贤人,而不像是官员的缘故。虽说“贤人”可以是“官员”,“官员”也可以是“贤人”,但两者之间毕竟还是有所不同。

的确,在我看来,这是个贤人聚集的地方。这里的人从事管理,尊崇学术,服务学术。他们是“官”而不像“官”,是“师”又不为师。

俗语讲,寒门多贤士。对一个国家管理机构而言,即使条件艰苦一些,“寒门”之喻也是不大妥当的。但一个单位犹如一个家,在自然科学基金委这个特点体现得尤为鲜明,每个人都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家。既是家,不免就涉及地理之便、厅堂之皇、高下寒微等外在表象和家风、家习、家道、家法等内在精神。

的确,自然科学基金委这个家地理不便、厅堂不皇。但正是在这个家里,其成员都相互关爱,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形成了“公正、奉献、团结、创新”的良好家风。通过每个人的辛勤工作和几代人的默默奉献,科学基金才得以成为我国创新成果和优秀人才的摇篮,有口皆碑的科技工作者之家。短短 20 年,科学基金事业成就斐然,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和科技界的认可与赞同。

这还远远不是自然科学基金委目标的全部。新一届党组已经明确提出:“发扬传统,求真务实,抓住

机遇,开拓进取,努力使科学基金成为国家创新体系先进制度的实践者,国家战略利益的投资者,知识创新的组织者,创新人才的培育者,技术创新和知识转移的促进者,创新政策和决策咨询的参与者,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的建设者。”科学基金必将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作为这个家中年轻的一员,我由衷地感到欣慰与自豪,牢记其光荣历史、发扬其优秀传统、传承其人文精神,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仅以此小文,献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庆祝她成立20周年。

谨祝科学基金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上接61页)

设计有缺陷。几乎和决定不资助的通知书一起,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长信。发信人是一位素不相识的参加会议评审的老专家。他告诉我,是他在会评讨论中主张暂不资助的。这位专家在信中肯定了课题的意义,详细地说明他对不合理设计的看法,提出了改进的方案,甚至给我介绍了有关的文献。申请被否定了,心却是暖和的。我至今对那位未曾谋面的专家充满了感激和敬意。也许不是所有的申请都能得到如此热心恳切的点评和帮助,但它确实发生在我的基金申请故事中。我想这也是自己愿意“吃”基金委的缘故之一吧。

目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外,国内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不在少数。一些规模庞大、额度惊人的基金确实让人眼热心跳。但当听到台上答辩的申请人大幅地列举国外的同类项目,言之凿凿地表明自己的研究计划确属国际前沿课题,符合有关基金的项目指南时;当遇到国内外的一些科学家慨叹如今的研究是不得已跟着基金“跑”时,我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额度不算大,却鼓励创新性的基础性研究;声势不求高,而注重人才的发

现和培养。如青年基金、地区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团队基金等都具有以人为本和人才培养的性质及意义。当然,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前沿性课题都自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一个历史规律有目共睹,那就是标志着科学进步的诺贝尔奖项从来都不是规划性大课题的产物,而绝大多数国际前沿领域同样是经过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默默积累后才开始闪光的。这条规律恰好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性质和效用一脉相承。据此我甚至可以推断,假如有一天,我们本土的科学家能够凭借领先世界的学术成果站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台上,这位科学家一定会在致词中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自然科学基金的感谢。我非常羡慕那些从不同渠道获得各类大额资助的同事们,却同时也为自己能立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为了自己的学术信念,也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闪光和辉煌,我愿不懈努力。